

第一章 趕走無良親戚

「你們做什麼？如今府裡只剩可憐的侄女，連個支撐門庭的人都無，自得我這做大伯父的過來替她操持！」

「這群下人就是這樣，那話怎麼說來著……奴大欺主，對，就是奴大欺主，說的就是你們這群人！從前啊，弟弟弟妹就是太老實了，由著你們拿捏……」

臨河城最大的商戶馮家宅子門口圍著幾個人，站在最前面的中年男人名叫馮德坤，他正不依不饒地對著馮府的門房管事破口大罵。

他們幾人身上都背著簡單的什物，瞧著像是要在這裡小住。

但管事寸步不讓，皺著眉道：「咱們姑娘這幾日身子不適不見客，你們且回吧，等姑娘好了自會請你們過府。」

馮德坤聽了這話更生氣了，「你們什麼意思？連門都不讓我們進，我可是你家老爺的兄長……」

「老爺過世兩年了，如今府裡是姑娘當家。再說了，您只是隔房的大老爺，從前靠著咱們老爺接濟，如今就是想要打秋風也得等我家姑娘身子好了不是？」管事背著手拉長了臉，毫不掩飾面上的鄙夷輕視之意。

馮德坤氣得夠嗆，當場撲上去與管事扭打起來，「今日我便打死你這個老刁奴，替我那可憐的侄女好生教訓教訓你們——」

可惜還未靠近，管事後面出現兩個拿著長棍穿著短衣束褲的中年男人，將馮德坤給擋了回去。

「你們是何人？」

管事輕描淡寫道：「多事之秋，姑娘一個人擔心守不住宅院，為了避免歹人生出不該有的心思，便請了護院來守家。」

什麼歹人？什麼不該有的心思？這話只差沒說是他馮德坤狼子野心了！

馮德坤氣得直發抖，偏又無可奈何。這兩個護院人高馬大，手中還有長棍，他自是不敢來硬的。

他身後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走出來福身行禮，正是馮德坤的長女馮思燕。

馮思燕看向管事，溫聲細語道：「岑伯，先前妍兒妹妹害怕，特意請求我們搬過來陪她，替她料理家務，是以……」

「喔？你們是過來陪伴姑娘的，而不是來打秋風的？」岑伯說這話的時候，眼神特意在幾人的包袱上打了個轉。

五個人只背了三個包袱，每一個都是扁扁的，裡頭明顯沒裝什麼東西，誰家探親陪伴會不將貼身物品帶齊全，他們這樣子不是打秋風是什麼？

馮家大房五人登時就紅了臉，但他們一貫厚臉皮，即便被管事這樣擠對，幾人也沒有退縮的意思。

站在前面，身材胖胖的馮德坤之妻吳氏雙手叉腰喝罵起來，「什麼意思啊，我們來弟弟弟妹家中做客，還需要帶什麼東西不成？誰不知道臨河城馮家商行富得流油，馮亦妍會缺我們一口吃的還是缺我們一口穿的？」

她嗓門極大又十分不要臉，吆喝得左鄰右舍都探出頭，又紛紛搖頭。

臨河城馮家的姑娘馮亦妍，兩年前喪了父母，父親臨死前將她託付給養子徐安尋，讓養子入贅繼承家業。

但半個月前，那養子恢復記憶，去尋自己的族人去了，馮亦妍失了父母相公的庇佑，孤身一人又是庶務又是商鋪，著實有些忙不過來。

這不，打歪主意的族人便接二連三的上門了，竟還這樣厚臉皮。

「岑伯，休得無禮。」

清麗的女聲傳出來，眾人便都抬眼看過去，只見那女人挽了髮，面頰略有些瘦削與憔悴，可依舊不掩風姿，正是如今的馮家家主馮亦妍。

她走到門口，漫不經心看了幾人一眼，展眉微笑，只是這樣的笑不達眼底，總給人一種冷漠感。「大伯母說得不錯，他們是來做客的，即便我相公走了，這不是還有我嗎，咱們家沒有窘迫到那個地步，決計不可能苛待客人的吃穿。」

說到「做客」、「客人」幾個詞，馮亦妍似乎咬字格外重一些。

馮德坤不耐煩的擺手，「什麼客人，亦妍妳怎的如此不懂事？我是妳大伯父，是妳的長輩，一家人哪有做客不做客的。」

「咦，難道方才大伯母說得不對？」馮亦妍似笑非笑看著他，又伸手撫了撫平坦的小腹，「不是來做客，難不成……是回家？」

馮德坤眼皮子重重一跳，下意識後退兩步。

弟弟馮德培只有馮亦妍這麼一個女兒，無人承襲家業，他雖是隔房，但也算是最親近的族人，這偌大的家業不留給他們，難不成還便宜外人不成？

如今那個礙人的贅婿也走了，只剩下脾氣暴躁卻沒什麼心眼的馮亦妍，好拿捏得很，只要拿捏住她以及她肚子裡的孩子，何愁得不到馮家商行的產業？

只是原本長女已經將馮亦妍籠絡得好好的，怎麼三日功夫又翻臉不認人了？

馮德坤十分不耐，剛要開口，被馮思燕拉住了袖子。

「妍兒可好些了？」馮思燕依舊是溫和模樣，微笑著上前想要去扶馮亦妍，卻被兩個護院擋住，她也不惱，「我知道最近妳未曾歇息好，這幾日未曾過來是去尋大夫了。恰好著人尋了個於失眠安神上頗有本事的大夫，下午便將他帶過來。」治失眠的大夫？馮亦妍心中冷笑，前世是她愚蠢，相信眼前這隔房的大姊，接受了那個大夫，最後腹中的胎兒險些保不住。

要知道，她如今唯一的仰仗便是腹中胎兒，女子不能繼承家業，爹爹為了她將來無憂，挾恩圖報逼迫徐安尋入贅，可謂是用心良苦，可她不能體會，反倒因所嫁之人非心中喜歡之人，便鬧了這麼久的彀扭，又意氣用事將徐安尋給趕走……

從前她不懂事，重活一世，她自然知道大伯父一家有如豺狼，又怎能不防備之？

「勞大姊記掛，只是大姊也知道，我腹中有了孩子，可不敢讓旁的大夫來替我診視。且相公離去之前給我留了大夫，先前是有事不在，今日他將歸府，我的身子由他調理是最好不過的。」她話說得不疾不徐，可每一句似乎都暗藏深意。

馮思燕與馮亦妍對視，她知道馮亦妍變了，可她想不明白到底是哪裡變了。

打發走了馮德坤一家，馮亦妍臉上的疲憊再也藏不住，回到院子裡腿腳一軟，若非丫鬟春桃扶著，她整個人都要栽倒在地上。

春桃嚇得不行，小聲問：「姑娘，要不去請個大夫來瞧瞧？」

「不必。」

那邊現在盯她盯得緊，若是知道她胎象不穩，就會有別的麻煩。族中那些人是什麼樣子，她從前不知，現在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馮亦妍躺在床上，重生三日，她幾乎三日未眠，滿腦子想的都是前世自己的愚蠢，不僅未能守住爹爹的產業，連自己的孩子都守不住。

想到煜兒的慘死，她便心如刀割。馮德坤一家何其殘忍，為了馮家的產業，連不足半歲的孩子都不肯放過，重生之後她自然不能坐以待斃，可是一個人的力量太過稀薄，她能怎麼做呢？

徐安尋……對，她能相信的人還有徐安尋。

可惜她重生得稍微晚了些，半個月前她發現徐安尋恢復記憶，想要去京城尋親生父母，她便大吵一架，寫下休書將徐安尋趕走了。休夫的過程有那麼點不愉快，徐安尋走的時候身無分文，連一件像樣的蔽體衣裳都沒有。

馮亦妍胡思亂想著，迷迷糊糊小睡了一會兒，又被夢中煜兒的慘死驚醒，她怕得瑟瑟發抖，雖說這裡是自己的家，可現下於她而言卻是龍潭虎穴，她要儘快離開這裡，離得越遠越好！

離開的念頭一旦萌生，就再也遏制不住了，馮亦妍爬起來怔怔的看著屋內。

前世她一直住在這個院子裡面，但後來院子被搬空了，僕從也只剩下春桃一個，待得春桃也為她而死，她便徹底不剩下什麼了。

煜兒出生後她未曾見過，他們拿煜兒的性命要脅，她過得人不如狗，日夜幹粗活，可即便這樣他們也還是沒有放過煜兒。

馮亦妍傷心，但眼眶裡連眼淚都沒有，前世哭得太多，她的眼淚早就乾涸了。

春桃忙完外面的事情，提著茶壺進來，就見自家姑娘坐在床上發愣，她連忙放好茶壺走過去，「姑娘怎麼不歇會？您多少日子沒有睡好了，這樣下去可怎麼行，您受得了，肚子裡的小少爺也受不了啊。」

「小少爺？」馮亦妍垂眸看看還不明顯的肚子。

他鮮活的存在著，她曾在前世感受過他在腹中踢動，聽過他剛出生時的啼哭，為母則剛，她絕不能重蹈覆轍，決定了就要快點行動。

她抬頭道：「妳讓岑伯去一趟布行，請錢掌櫃來一趟。」

「請錢掌櫃？」春桃不理解。

馮家一共十二家商鋪，十四個管事與掌櫃當中，姑娘最討厭的就是錢掌櫃，因為每每見面，錢掌櫃總是倚老賣老斥責小姐，現下怎的要請他過來？

春桃雖想不明白，但這三日姑娘的舉動都非常奇怪，比如讓人請護院，又不肯再見馮家任何族人，今日還將大小姐一家子全都趕走了。

「我這便去安排，姑娘趕緊歇會吧。」

這一覺歇得不錯，馮亦妍沒有再困於前世的痛苦，反倒是夢到初見徐安尋的時候。

那時候她才十四歲，整日只知與小姊妹一起吃喝玩樂。有一日歸府，就看見那個衣衫襤褸，被爹爹背在背上昏迷不醒的少年。

岑伯與娘親都去幫忙攙扶，而她也好奇的上去看了眼，少年臉上全是血汗，髒亂不堪，她十分嫌惡。

也就是那時候，少年睜開眼與她四目相對，那雙燦若星辰的眼睛十分惹眼。

少年失去記憶，爹爹便替他取名安尋，意思是希望他平安尋到自己的親人，但後來連大夫都說，徐安尋大概一輩子都不可能憶得從前的事情了，爹爹便收他做了義子。

徐安尋聰明好學，跟著爹爹打理馮家商行，協助爹爹打理臨河城的商會，又用心打理得又好，深受爹爹的信任，但她是極其厭惡徐安尋的，認為他只是為了謀奪馮家家產……

醒來已經到了下午，錢掌櫃已候在廳裡多時，馮亦妍簡單梳洗，並未用心妝飾，一張臉蒼白憔悴得叫人心疼，就這麼去了正廳。

錢掌櫃原本蹙眉坐著，見到馮亦妍這副樣子嚇了一跳，連忙起身問：「小姐可是生病了？」

「錢伯……」馮亦妍未語淚先流，嚇得春桃連忙將她扶住。

錢掌櫃亦是小心翼翼扶著她坐好，「小姐莫要哭了，總歸要替腹中的胎兒想一想啊。」

馮亦妍拿了帕子擦擦淚，哽咽道：「錢伯，自相公離去，我有好些日子未曾睡好，也想了好多。錢伯，我是不是太蠢了，竟然……竟然不知道好賴，不知道爹爹的良苦用心……」

說起這個，錢掌櫃也長歎一口氣，他跟著東家老爺這麼多年，是看著小姐長大的，也最知道小姐的脾氣，就是被寵壞的孩子，後來東家老爺走了，好歹還有姑爺，如今姑爺也被小姐趕走，小姐孤身一人，肚子裡還有孩子，可不得被迫長大，偏偏商行的事情又多又雜，小姐突然接手忙不過來，好幾家鋪子都出了事情。

「小姐莫慌，有我在呢，這兩日我抽空去那幾家鋪子看看，跟幾個管事掌櫃都商量商量……」

錢掌櫃的本事並不大，不然也不會跟著爹爹這麼久還只是個掌櫃，但是十四個管事掌櫃，前世只有錢掌櫃不曾背叛過她，所以馮亦妍能信的也只有錢掌櫃一人。

「錢伯，我打算……將商鋪都賣掉。」

錢掌櫃驚訝的張大嘴巴，「賣掉商鋪？小姐您可要想清楚，這些商鋪都是您父親最看重的東西啊！」

馮亦妍點點頭，「這些我都想過，可是爹爹與他都不在，我沒有什麼經商的頭腦，若繼續下去，不必等腹中孩兒長大，恐就會白白叫爹爹一輩子的心血都沒了，既然如此還不如趁早打算。錢伯，商事上我沒什麼經驗，今日喚你來是因相公臨走前同我說，你最是持重，決計不會害我，所以我想請你幫我將商鋪賣出。」

至於錢掌櫃說這些商鋪是爹爹一輩子最看重的東西？

以前她也這麼覺得，十二家商鋪、臨河城商會的會長，這些都是爹爹的心血，亦

是他最驕傲的成績，可是重活一世馮亦妍才明白，這些對於爹爹來說遠不如她的平安要緊。

馮亦妍瘦了不少，臉頰微微凹陷，眼睛便顯得更大了，從前這雙眼裡是驕傲自負的，如今卻只剩下憔悴恐慌。

短短半個月，錢掌櫃也不知她發生了什麼，只覺得更加心疼。

「錢伯，我守不住的，自相公走後，鋪子是什麼情況，錢伯比我還清楚，那幾家早就視我們為眼中釘，相公一走那些人就迫不及待行動，想要趁亂將馮家一網打盡。還有馮家族人，錢伯你可知如今多少人都恨不得我肚子裡的孩子生不出來，又或者希望孩子生出來好被他們拿捏……我孤身一人無可依，這偌大的家業如何守得住？」她眼眶一紅，用帕子捂著眼低泣起來。

錢掌櫃愣住了，外面劉家與陳家的意圖他心知肚明，可馮家族人的作為，他一時竟不能接受，不過旋即也明白過來，他活了大半輩子，自然知道不是所有的族人都懂得守望相助的道理。

小姐如今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女，誰都想要來分一杯羹，更有甚者想要直接將東家老爺拚命攢下的基業給侵佔了去。

錢掌櫃為人迂腐，聽聞要賣商鋪自是不樂意，可他著實心疼眼前的女孩，思忖過後也只是咬咬牙，「那就賣！」

「錢伯當真願意幫我？」

錢掌櫃既然決定了，就不再想那些讓自己猶豫的事情，「這鋪子也不能隨意賣，陳家和劉家一直打著馮家的主意，若去與他們談一談……就是怕他們口風不緊，叫馮氏族人聽到風聲，為難於妳。」

「這兩家不行。」馮亦妍斬釘截鐵，「錢伯，你直接去鄭家與鄭叔商談，我願意將十二家商鋪全都售賣給他。不僅如此，自安尋離去後，如今臨河城商會沒有會長，陳家蠢蠢欲動，可若鄭家得了我們所有的商鋪，我連貨品管道加之掌櫃夥計一併送給他，有你們的支援，鄭叔定可以當上商會會長。」

「可是以鄭家目前的財力，十二家商鋪，且都是臨著商業街最好地段的鋪子，商事涉及廣泛，鄭家一家之力，哪怕您賤價賣出，怕是他也沒能力都買下來，若分開給鄭家陳家劉家，這樣您也能順利得到銀錢。」

馮亦妍搖頭，「我在乎的不是銀錢多寡，而是將來鋪面上夥計們的安頓。先前爹爹與相公給夥計們的月銀是臨河城內最高的，可陳家慣會壓榨，商鋪落到他手中，只怕有一半的夥計被辭退。他們是要養家糊口的，一時半會要上哪裡去尋掙錢的營生？鄭叔是跟著我爹起來的，為人慈和良善，斷不會做出剋扣工錢的事情來。」

錢掌櫃感動不已，「小姐，從前是我誤會您了，您不愧是老爺的女兒，心思細膩，如今這般境況竟還想著我們大家。」

幼時爹爹教她商務，她並不愛學，獨獨記住那麼一句「人心可以換人心」。

前世她不懂，徐安尋走後，她聽信馮思燕的話將鋪子上的夥計趕走一半，還將剩下夥計的工錢壓了三成，也不怪他們後來都離了心。

如今再來，她已經不是從前那個蠢笨女人，錢財是身外之物，反正守不住，不如

拿來博些好名聲，總比叫那些豺狼得了去好。

「至於鄭家的銀錢也不要緊，我寫一封信給鄭叔，還請你務必要親手交給他。」十二家鋪子全都賣給鄭家，而鄭家只用出三成的銀錢，剩下的錢由鄭叔代為保管，待得她歸來再還，若歸來得早，鄭家來不及籌措剩餘的欠銀，則分批每年還兩成即可。

錢掌櫃看了這樣的條件，不由得撫掌，「小姐這法子果真不錯，鄭東家是守信之人，如此既可解決燃眉之急，而且小姐獨自一人，老爺姑爺留下的家底還算夠，鄭東家也會因此感恩，往後多個照拂也好。」

他並不知馮亦妍的計畫，還以為馮亦妍只是怕自己打理不好，往後落得虧損反而不划算，所以才要典賣商鋪。

馮亦妍沉吟許久，還是鼓起勇氣道：「錢伯，等賣完了商鋪，我還想把田莊和宅院也賣掉。」

「賣掉？」錢掌櫃愣怔許久才反應過來，「可是小姐，賣掉的話您住哪裡？」

「哪裡都好，總比留在臨河城好。」馮亦妍垂著頭，她想要找個南方的小鎮，她有錢，可以帶著煜兒安穩度日。

錢掌櫃立刻搖頭，「您打算離開臨河城？不行，小姐想得太簡單了，您一個孤女若去外鄉，無人庇佑勢必要受欺負，而且，您若是走了，東家老爺與東家夫人可就……」

爹爹與娘親葬在臨河城，她若一走了之，每年的祭祀供奉恐怕無人操持，這個倒還能想法子解決，但錢掌櫃說得也沒錯，女子孤身一人在外，沒有家族庇佑只會難上加難。

她與煜兒這麼一對手無縛雞之力的母子，還帶著萬貫家財，去到哪裡都是不安全的。

「還有一件事，小姐從前可能不知道……」錢掌櫃沉吟許久，咬咬牙還是道：「本來事情已經過去了，當時小姐悲痛欲絕，姑爺便沒有告訴小姐您，但是現在我覺得還是有必要讓您知道。當年布行這邊的生意做得大，尤其是與西照布商來往頻繁，老爺一直與西照布商通信，竟被人告發說是通敵……」

馮亦妍眼皮子重重地跳了跳，「爹爹怎麼可能通敵，他一直本分做生意，就只是個生意人啊。」

「可是那陣子他的確經常去西照，雖說西照一直依附大周，但出了這樣的事情，恰逢老爺病重無醫，有口難辯，最後是姑爺把此事處理清楚的，兩年來也無人再提及。可每每想到這裡，我心中總是覺得不安，又惶恐當年的事情會否再被提及。」錢掌櫃的話還未說完，馮亦妍心中早已掀起驚濤駭浪，她知道錢掌櫃告訴她這些是為了以防萬一，可她不一樣，好多事情她已經經歷過。

前世臨死之前，她絕望匍匐在地，握著馮思燕的鞋子請求她放過煜兒一命，但馮思燕說說：通敵叛國之人，不配有後！

這句話馮亦妍怎麼都想不明白，而現在錢掌櫃的話讓她的腦袋炸開了。兩年前徐安尋已經把事情解決了沒錯，但誰知道一年多以後是不是還有別的東西被馮德坤

一家子找到了，讓爹爹不能安息，再次被安上個通敵的名頭？

如果是這樣，她又該何去何從？

第二章 前夫身分驚人

四月初，天氣漸熱，馮亦妍的身孕已經兩個月，胎象依舊不穩，但她不敢再耽擱。與鄭家商議的這些日子她也想得足夠明白，若想尋個信得過又能護住煜兒的人，除了徐安尋不做他想。

不論她之前對他如何，煜兒總歸是他親生，加之爹爹對他的救命之恩，徐安尋怎麼著都不會坐視不理。

因怕生出事端，等與鄭家交割完畢，還不等其他商戶與馮家族人得到消息，馮亦妍便前往官府將商鋪與宅院莊子都過了戶，又趁著天未亮讓岑伯的兒子兒媳趕車，送她與春桃出門。

臨河城在大周邊防，離京城約有半個月的路程，馮亦妍身懷有孕，車馬行得慢些，這一路足足行了二十來天才到京城。

頭一次見到京城，春桃覺得眼睛都看不過來了，「一路上經過不少城池，我知道臨河城真的只是座小城，如今看了京城，方知這地方比臨河城大多少！姑娘，我方才還聽說京城竟不設宵禁呢。」

馮亦妍也是頭一回離開臨河城，只是自幼看書，知曉不能做井底之蛙的道理，故而略微比春桃要冷靜些，讓岑哥去打探京城梁家的消息——徐安尋恢復記憶之後，憶得自己是京城梁家人。

這京城梁家是什麼身分，馮亦妍也不太清楚，只是重生之後她想得多，回想徐安尋的平日種種，他學識淵博，天文地理談今論古無一不通，且為人謙遜，從不故意顯擺。

這樣的人絕不是她心中以為的，那種為了馮家家產汲汲營營之人，反倒應該是自小擁有良好的教養，能有這般教養的人家必定不俗。

只是岑哥尋人打探一番，回到客棧卻還是一臉懵，「我尋了好幾個店家，他們都說京城這樣大，姓梁的絕非幾戶，光是城西就有四個報得上名號的梁姓人家。」梁在大周乃大姓，同姓不同族的很多，但一般一個地方同姓的都是同族，可見京城究竟有多大，一個姓氏也可能不同族。

四個人面面相覷，完全不知如何是好。

馮亦妍思忖片刻便道：「那便一家一家打聽，今日歇下，明日去官府問問吧。」

也只能這樣了，但春桃還是擔心，「姑娘，這京城的物價與咱們臨河城不一樣，光是客棧住一晚都要貴上數倍不止，咱們這一路過來，花銷著實不小……」

這是實話，馮亦妍賣鋪子的錢都存入錢莊，又典賣了不少首飾擺件，原以為多少算是個富家女，可一路行來才明白自己的這些銀錢，於真正的大戶根本算不上什麼。

「若尋不到姑爺，小姐還是與我們一同回去吧。」岑嫂將房間收拾好，叫岑哥去讓人給馮亦妍熬安胎藥。

馮亦妍坐在桌前，京城的氣候與臨河城不大一樣，她有些不習慣，鼻塞頭暈心口

還有些悶得慌。

她來之前從來沒有想過會尋不到徐安尋，但即便現在有難處，她也沒想過退縮。

第二日一早，馮亦妍便來到城南的衙門，尋到專管戶籍的文書先生，「大哥，我們是外地來的，過來尋親，卻不知原來京城這樣大，只好過來麻煩您……」
文書先生眯著眼將面前的書卷蓋住，冷冷道：「今日忙碌，且先回去，明日再來吧。」

馮亦妍幾人被人轟走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可又無可奈何。

時辰尚早，她索性讓岑哥趕車去了城北的衙門，可得到的結果也是一樣，二話不說就被打發了出來。

「這是為何？衙門開著不該是替百姓辦事的嗎？怎麼我們去到哪裡都無人理會？」岑嫂少不得要抱怨。

馮亦妍不甘心，又去了城東，得知相關的文書先生今日休沐，還是讓她們明日再來。

春桃實在耐不住，與人分辯，「那位先生休沐，便該有旁的先生當值，怎的你們這裡竟不是輪值，只要是休沐，這人的活計便可以放下不幹了嗎？」

那吊梢眼的小吏聽得這話，白眼更是翻上了天，伸出手，「讓我替你們查？」

「小哥可能行行好，幫我們查一查？」

小吏的手抖了又抖，頭偏向一邊，並不應聲。

春桃著急了，「小哥，查不查您倒是說句話啊！」

小吏見眼前這幾人實在不上道，也懶得再浪費時間，擺擺手，「不查不查，快走快走，莫要耽擱我工作。」

一再被刁難，馮亦妍本就恍惚，一腳險些踏空，得虧被路過的一名男子扶了一把。

「姑娘小心。」

馮亦妍連忙退後一步，屈身行禮，「多謝公子相助。」

男人微微抬眸，頷首道：「如今天氣熱，姑娘又有身孕，上官衙所為何事？」

馮亦妍一愣，下意識撫摸自己的肚子，如今也不足三月，眼前這人是怎麼看出她懷有身孕的？

這樣戒備的神情，男人自然見到了，「姑娘莫慌，我平日奉命查案，見得多了，自是一眼便能看出來。姑娘妳以手扶腰，身上還有微微的藥味，又見妳面色並無病容，便推測妳定是身懷有孕，大抵也不足四月。」

馮亦妍沒想到竟有男人這般細心，連忙又屈身下拜，「官爺細緻，民女著實佩服。民女是外地來京，想要投靠親人，不承想京城如此之大，我那可投靠之人竟無法尋，只好來官府尋得幫助。」

「原是如此，夫人來官府也沒有尋到親人是嗎？」

春桃耐不住怒氣，見著這位穿著華貴的官爺比那些眼睛長在頭頂上的小吏們親和，連忙竹筒倒豆子一般，將今日的碰壁都說了出來。「上午去了城西北，都被趕

出來，下午來了城東也是一樣，這裡的府衙也不知為何，光擺著人不辦事——」馮亦妍扯了她一把，春桃才不敢繼續說。

男人卻只是微笑，「如此，妳們隨我進來吧。」

還是去存放戶籍案冊的地方，屋內幾個小吏都在打盹，男人伸手在桌上敲了敲。

「誰呀，打擾老子們歇午覺……」趴在桌上的小吏不耐煩的抬起頭，「你是何人？」

男人從懷中取了一點碎銀子扔過去，「替這位姑娘查查她要尋的人。」

這會兒馮亦妍總算知道她哪裡做得不對了，原來是沒給孝敬銀錢。

馮家在臨河城算是有些地位的，哪怕官衙的人見了也要禮遇幾分，讓她忘了出門在外該有的孝敬不能少。

她打量男人，這人衣飾不俗，瞧著定是有錢人，但她絕不會欠人的，更何況還是個萍水相逢的人。

輕輕給春桃遞了個眼色，瞧見春桃一臉茫然的樣子，馮亦妍歎一口氣，好在自己荷包裡還有銀錢，一會兒親手還給這人便好。

得了銀錢，小吏麻利多了，取了冊子招呼馮亦妍過來，和顏悅色問：「你們想要問什麼人家？」

「我親人姓梁，可京城姓梁的人太多了，著實不知是哪一家。」

帶她們過來的男人原本準備離去，聽得這裡下意識頓住腳，回頭眯眼打量馮亦妍，只不過片刻遲疑，便搖搖頭抬腳繼續往外走。

「我只知他姓梁，且家世不俗，卻不知姓名與家境。」馮亦妍盡力解釋，「梁家人，家世頗豐且應當頗有權勢。他大概二十二三的年歲，失蹤在外四年，當是月餘前或者一個月內回來的……」

輕輕的語句飄至即將離去男人的耳朵，他毫不猶豫折返回來，恰好見著馮亦妍從包袱裡拿出一幅畫像。

「是長得這副樣子，還請小官爺幫忙瞧瞧。」

小吏十分不耐煩，「妳連那人叫什麼名字都說不清，我如何幫妳查？什麼有權有勢，這裡是城東，離得皇城只有幾步遠，所有人都是有權有勢的。」

「不是的官爺，我知道他姓梁，或者告訴我所有姓梁的人家，我自己去尋，可好？」

馮亦妍知道尋人艱難，努力想要討好小吏。

「給我看看。」

馮亦妍回頭，男人已經從她手中將畫像拿了過去。沒想到這女子樣貌談吐不算多出眾，畫技卻著實不錯，畫中人唯妙唯肖。

男人將畫像遞回去，淡淡道：「梁瀚與。」

「你認識？」馮亦妍大喜過望，連忙回頭對男人行禮，「還請官爺告知，他如今在何處？」

「妳是何人？」

馮亦妍頓了頓，下意識撫了撫肚子。她與徐安尋雖說做了夫妻，但是被迫的，連圓房的那日也是她吃醉了酒強迫為之，因此有了煜兒。

後來將徐安尋趕走之時，她寫了休書將他休棄出門，叫他顏面盡失，又身無分文，

也不知徐安尋是怎麼辛苦回來的，但想來他心中必定不太樂意認她這個夫人了。思及此，馮亦妍只道：「我是他失憶時的義妹。」

男人沉吟片刻，「我趕著離京辦差，倒是無空幫妳。不過明日辰時末，妳去東郊的明月山莊等候，他應當會去。」

「多謝官爺，多謝官爺，還不知官爺如何稱呼，如此大恩，將來若有機會，民女必當報答。」

「盛瑾峰。」他回答完，深深看了她一眼，嘴角浮起一絲興味。

這人懷有身孕，卻自稱民女，身邊的丫鬟亦喚她姑娘而非夫人，也不知這位夫人的夫君是何許人，又為何要來找梁瀚與？

馮亦妍輕輕念了這個名字兩次，又取出銀錢要還給他，但盛瑾峰沒要，轉身大步離去，她著急追出去，沒注意到身後的小吏一下子從椅子上滾下來，瑟瑟發抖。沒追到人，馮亦妍只能回客棧收拾東西搬去城東住一晚，明日就可以直接去東郊。春桃嘟囔著，「果真越靠近皇城物價越貴，我們現下住在城北，一間中等房一日便要半兩。城東那樣普通的客棧，中等房竟要二兩銀錢，嘖嘖嘖，這哪裡是普通人住得起的？」

馮亦妍倒是未有多說，她坐在桌前拿出徐安尋的畫像，這是路上無事時所畫，為的是找人能快些，今日倒是派上了用場。

看了會，她叮囑春桃，「明日見著他可不能喊姑爺，知道嗎？」

「啊？這是為何？」

馮亦妍搖搖頭，「莫要管為何，左右不能喊姑爺。我並不知這梁家是什麼人家，小心守禮些總歸是無錯的，他如今也不叫徐安尋了，名喚梁瀚與……見著了，妳不要做聲。」

春桃點點頭。

第二日辰時初，馮亦妍就帶著春桃到了明月山莊外，她原以為明月山莊與她在臨河城的莊子一般，結果到了才發現這竟然是個十分恢弘的酒樓。

入眼是巍峨的石門，門口有許多身著勁裝的漢子把守，看一眼便叫人發怵。高高的院牆讓能窺探到的並不多，但有個三層的房屋裝飾得美輪美奐，再後面就瞧不見了。

馮亦妍也不敢靠近，讓岑哥將馬車停在不遠處的路邊，她與春桃則走到門邊一旁陰涼處候著。

來來往往的馬車都十分華麗，到了門口便有下人將車馬牽走，而從馬車上下來的男女個個如同天上的神仙，那衣裳首飾便是馮亦妍都從未見過。

還在發愣，旁邊走過三個結伴而行的姑娘，其中最邊上的那個圓臉姑娘瞧見馮亦妍，也不知生了什麼心思，抬了抬下巴，「妳，替我去馬車上將我的荷包取過來。」

「小姐可是認錯了人？」馮亦妍有些愣怔，她好好的站在這裡，也不認識那些人，緣何要喚她去取東西？

圓臉姑娘不高興的沉了臉，「妳可知我們是誰？讓妳去取便去取，磨嘸什麼？」春桃將馮亦妍護在身後，「我們不是妳們的丫鬟，我家姑娘是來尋人的。」

「尋人？」圓臉姑娘噗嗤笑出了聲，「今日是齊安長公主的宴席，瞧妳們這寒碇樣怎配參加，今日來的都是妳們高攀不起之人！」

齊安長公主？馮亦妍有些恍惚，他能參加這樣的宴席……那這梁家到底是何等尊貴的人家啊？

來不及細想，她福身行禮道：「這位小姐，我們當真是來尋人的，尋……梁瀚與。」

「妳……妳說尋誰？」圓臉姑娘原本要斥責，待聽清馮亦妍說的人名，不由得驚訝的張大嘴，與友人對看一眼，面上都是不可思議的樣子。

恰在此時，前面傳來嬌俏的女聲，「與哥哥，你怎麼才來啊，嬌嬌等你許久了呢。」

馮亦妍抬頭看過去，正巧與梁瀚與四目相對。

圓臉姑娘揚聲喚，「世子爺，這位小姐說她是來尋您的。」

梁瀚與站在那兒蹙眉看著馮亦妍，眼中除了驚訝，似乎還有一絲不耐煩。

而自稱「嬌嬌」的姑娘已經上前扯住梁瀚與的衣袖，嬌嗔的晃了晃。「與哥哥，她是何人？」

原來他是世子。

不過片刻發愣，馮亦妍回過神，連忙垂頭行禮，輕聲道：「我、我是他先前的義妹，因著家中出事，這才……」

梁瀚與扯出自己的袖子，大步走過來問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妳怎麼跑到這裡來了。」原本計畫得好好的，見著他訴說一路懷孕的辛苦，他重義，哪怕與她沒有感情也不會不管她，只這時再看他，準備好的那些話是一句也說不出來。

馮亦妍抬頭看著梁瀚與，一個多月未見，他似脫胎換骨一般，眉宇間的溫和盡散，只留下冷漠與漫不經心。

「鋪子……沒了。」

梁瀚與眉頭蹙得更狠，嘴角浮起譏諷，「這麼快便將家產敗光了？」

他們之間從來都是她強他弱，她便是無理也要勝三分，而他永遠隨她鬧騰，最差不過是躲到鋪子上不歸家，可如今兩人早已調了位置，她不再是從前那個跋扈囂張，想怎樣就怎樣的姑娘。

那位嬌嬌姑娘走過來，再次扯住梁瀚與的袖子，上下打量馮亦妍，「與哥哥，你這位義妹是遇著什麼難事了嗎？」

梁瀚與繃著唇不出聲，可誰都看得出他臉上的不屑。如此，旁邊那幾位姑娘臉上也都露出別樣的神色來。

「義妹？就是世子流落民間時的妹妹嗎？世子歸來才一個月就巴巴的跟來，怕是……」

「誰都不是傻子，放著唾手可得的榮華不要？」

姑娘們的譏諷讓馮亦妍徹底紅了臉，她局促的搓了搓衣角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「我今日有事，妳住在何處，我得空了自會見妳。」梁瀚與語氣依舊冰涼，到底是給馮亦妍解了圍。

「城東的梅蘭客棧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妳先回去吧。」

梁瀚與轉身走了，幾位姑娘也跟著一起進去，倒是先前那位圓臉姑娘回頭打量馮亦妍許久，又嘖嘖數聲。「妳當真是他義妹？」

馮亦妍點點頭。

「瞧著妳的穿著打扮雖然土裡土氣，到底也還是能見人的，怎麼梁世子歸京時卻是衣衫襤褸病得厲害，整個人險些去了？」

他回來的時候竟是那般光景嗎？明明是她做的孽，怎麼會妄想他並未受多大的苦楚？

「敢問這位小姐，梁……梁世子他到底是何人啊？」

圓臉姑娘面露驚訝，「妳不知？他是淮安侯的嫡子，侯府將來的繼承人。他身邊那位姑娘妳可瞧見了？那是康郡王的女兒安豐郡主。」

馮亦妍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離去的，她猜到梁瀚與身分不低，可沒想到竟是這樣的門楣，而且侯府世子與王府郡主，那該是怎樣的般配啊。

回了客棧，岑嫂見馮亦妍懨懨的，不由得有些著急，拉著春桃悄悄問：「未曾尋到姑爺？」

春桃覷了覷小姐的眼色，到底不敢實話實說，只含糊道：「遇著些麻煩，要看姑娘如何處理。」

一直到傍晚，客棧裡的夥計帶著一名侍衛過來，說是請馮小姐去後面酒樓用膳。到了雅間，馮亦妍再次見到梁瀚與，他脫了外衣，少了點矜貴自持的模樣，朝馮亦妍點點頭，示意她坐下用膳。

「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馮亦妍小心翼翼作答，「路上耽擱了些，前日才來，因不知兄長您是哪家，詢問了許久才找到。」

「一日便尋到，也不算許久。」

馮亦妍垂頭不語。

雅間的桌子不小，但梁瀚與並未與馮亦妍面對而坐，反倒是坐在她身邊，親自替她布菜，「京城口味與臨河城不大相同，這家酒樓的風味更似臨河城，妳應該吃得慣，嘗嘗。」

這一路上馮亦妍的確沒有吃好，但不是因口味不同，主要是她害喜反應十分大，吃什麼都不舒坦，只是當著梁瀚與的面，她只能強忍著將那些油膩吃食嚥下，還要努力不讓自己嘔出來。

「生病了？從前妳的食量可不止這麼一點。」

他的話倒是比從前多。

馮亦妍搖頭不肯再吃，抿唇道：「家裡出了點事情，便把店鋪都轉給鄭叔了。」

「鄭家？」梁瀚與挑眉，「如今臨河城商會的會長是鄭錢峰？」

「嗯，你走之前同我說，鄭家可以相交，我便自行做主了。」

梁瀚與沉吟片刻，「十二家鋪子都賣給他了？一共得了多少銀錢？」

「我與他簽契，將進貨管道與客戶名號都給他，要求是鋪子上的掌櫃夥計，一應工錢都不能變。十二家鋪子一共七千兩，但我只拿了兩千兩，剩下的回頭讓鄭叔每年還一點。」

馮亦妍解釋完，見梁瀚與蹙眉看著她，心中更是擔憂，小聲問：「我做的不對嗎？」

梁瀚與回過神，搖搖頭未曾解釋，只是問：「為何典賣鋪子？之前留給妳的銀錢不夠嗎？」

「夠，可馮德坤一家子總想著住到我家去，我一個人抵抗不得。」馮亦妍一邊說一邊看梁瀚與的神色，見他只是沉思，並未有不悅的模樣，才稍稍放心。

雖說沒猜到他的家世身分，但她所料不錯，有爹爹的救命之恩，怎麼著他也不會不管她。

她鼓起勇氣又說：「我本就覺得馮德坤不安好心，加之與錢伯說話，得知原來在我爹爹病故之前，竟有人汗巖他藉經商行竊國之事，我怕……」

「這件事我已經處理好了，妳不必擔心。」

馮亦妍搖搖頭，「當年的事情絕非是劉家一家之力能做到的，我疑心裡面還有別家的手筆，可能馮德坤也參與其中。他若要害我，以我的能力又如何能抵抗？」

梁瀚與沒想到馮亦妍會說出這樣的話，他不再多說，只點頭，「妳不必擔心，過些日子我命人去一趟臨河城。」

他依舊是輕描淡寫的安撫，但想到前世種種，馮亦妍就不能安心，總覺得還有什麼是她不知道的，譬如那些證明爹爹通敵的東西，更譬如身死之前，馮思燕說要佔據她所有的東西，可那時候她的一切都被馮德坤一家奪走了，馮思燕還能佔據她什麼？

想不明白，馮亦妍也只能按捺住不去想，「我……我不想回臨河城。」

「喔？」梁瀚與的語氣立刻冷下來。

馮亦妍察覺到了，連忙擺手。「我不是要留在京城，只是暫時不想回臨河城，我想要去個小一點的地方生活，京城的花銷太大，我手中的錢短時尚可，時日長了恐怕不太夠。」

梁瀚與不知想到什麼，輕輕嗤笑了一聲，驚得馮亦妍整張臉都紅了。

許是覺得自己笑得不合時宜，梁瀚與掩唇輕咳。「可以。」

等送馮亦妍回客棧，見這客棧窄小，他又道：「我最近有些忙，還有許多事情要操持，在城中我還有個院子，明日讓人帶妳去，妳且先小住，其他的事情等我安排。」

如此，馮亦妍的心便放了半顆下來。

一直等人走了，春桃伺候馮亦妍躺下，才心有不甘問：「姑娘緣何不告訴姑爺，您已經懷了他的骨肉？」

「休書是我親手所寫，也是我將他趕出家門的，甚至當初成親都是爹爹逼迫，我怎能再用孩子束縛他？」馮亦妍甚至不知是在說服春桃還是在說服自己，「他早

已還盡恩情，並不欠我什麼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馮亦妍搖搖頭，「春桃，他合該有更好的前程，臨河城那四年是耽誤了，往後不該再被耽誤。妳瞧見了今天那位郡主嗎？他們合該在一起。」

春桃噤著嘴不說話了，她看天色不早，這些時日姑娘都歇得不穩妥，今日許是見著姑爺了，姑娘已經安穩的睡下，她也累得不行，爬上床沒一會兒就睡著了。

屋內靜謐無聲，馮亦妍伸手輕輕抹去眼角的淚痕，睜開眼發呆。

外頭月光照進來，有昏黃的樹影影影綽綽，這間客房朝向不好，還未及盛夏已經悶熱得不行。

那時候也是這樣的夏日，悶悶的叫人難受，午時歇息不好，馮亦妍趿拉著鞋子就跑去娘親的屋舍，嬤嬤和丫鬟不在，她直接跑到內室門邊，聽得爹娘在說話。

「安尋是個好孩子，大夫都說他不可能恢復記憶了，把妍兒交給他，我放心。」

「我也覺得，妍兒過得好，我這輩子就安心了。」

在那之前，馮亦妍對徐安尋並未有那般不喜，不過覺得是家裡來了個能幹的哥哥，比她好看，還比她討人喜歡罷了，是自那之後她才真正的厭惡徐安尋，因為那時她有心儀的兒郎，她覺得那人比徐安尋好千倍萬倍。

可惜世事無常，她是馮家獨女，父親的病又來勢洶洶，族裡欺人太甚，她竟只剩下招婿這一條路可走。

成親後，她囂張跋扈的脾氣並未有半絲收斂，對徐安尋也從未有半點好臉色，再後來若非是她貪玩吃醉了酒，見他生得好看逼迫於他，大概煜兒也不可能存在吧。馮亦妍躺在床上胡思亂想，她仗著的全是爹爹積下的德，在馮家四年，徐安尋盡心竭力替爹爹將產業打理得更好，也讓爹娘走得很安穩，她既然寫了休書將他趕出家門，兩人就是兩清了，如今她還來打擾……

眼淚洶湧地流不停，氣自己愚蠢，誰好誰壞非得要重活一世才能明白，如今她只想尋求最後一絲庇佑，絕不會再打擾他的生活。

第三章 苗嬤嬤給下馬威

第二日一早，昨天那個侍衛帶著人過來接馮亦妍，一共四個侍衛，看見馮亦妍一行統共一輛馬車並三包行囊都有些驚訝。

「行囊這樣少？」

馮亦妍點頭，「行路在外，東西太多也不方便。」

侍衛沒說什麼，將馮亦妍帶到城中的宅院，那是個三進的院子，不算大，但盡夠住了。

岑嫂麻利的下車，「小姐與春桃姑娘且在這裡先候著，我與相公進去收拾妥當，再請小姐進門。」

「都已經收拾好了，小姐搬進去即可。」侍衛說完輕輕敲門。

裡頭有個丫鬟打開門，打量馮亦妍片刻方問：「可是馮小姐？」

雖是守著禮，但這樣戒備的目光還是讓人有些不舒服，不過馮亦妍沒有計較，點了頭帶著春桃準備進去，卻又被那丫鬟攔住。

「嬈嬈說只有馮小姐一人來這裡小住，怎的今兒來了這樣多的人？」

馮亦妍驚訝的看著她，「嬈嬈？」

「對，苗嬈嬈，便是馮小姐的管事嬈嬈。」丫鬟抬了抬頭，「馮小姐且進來，其他人自便。」

春桃三人也是頭一次離開臨河城，早就被繁華的京城給嚇住，如今瞧著連個丫鬟都打扮得這樣精緻，說話的語氣神態更是叫人不敢直視，當下連大氣都不敢出。到底還是生氣，春桃鼓著嘴，「可我是姑娘的貼身丫鬟，姑娘在哪裡我就該在哪裡。」

那丫鬟訝異片刻，又來回打量春桃，露出嫌惡的神色，「果真是小地方來的，一點規矩都未有，奴籍者當自稱奴。」

春桃窘得整張臉都紅了，馮家家教不嚴，她自小跟著小姐散漫慣了，哪裡知道這些規矩。

下一刻，馮亦妍的手便放在春桃手上安撫地拍了拍，也不理會那丫鬟，只對待衛拱手，「這位大哥，實在抱歉給你們添麻煩了。也怪我昨日未曾與兄長說清楚，我雖不是高門大戶的女兒，到底也嬌生慣養長大，自小身邊便有丫鬟僕婦伺候，吃不得苦的，既然兄長這宅院給我住得如此勉為其難，那便算了，還不如客棧住得舒坦，辛苦大哥再跑一趟，送我們回客棧吧。」

回客棧並不需要旁人送，馮亦妍這話是故意的，讓侍衛明白不是她不肯住，而是院子裡的丫鬟刁難，連她貼身的丫鬟都不許進，她可不需要這樣的人伺候。

「欸，妳……」那丫鬟有點懵，不是說就是個鄉下來的野丫頭嗎？怎麼脾氣這樣大？

還未等馮亦妍回到馬車裡，宅院的大門被徹底打開來，一個容長臉的嬈嬈走出來，面上帶著慈和的笑，「馮小姐，是奴婢不好，教出這樣一個蠢笨的丫鬟。金珠，我讓妳迎小姐進來，怎的妳做事這樣磨蹭？」

馮亦妍如何不懂，那丫鬟一看就是個伶俐的，分明是得了這老嬈嬈的授意故意來刁難她，所以她頭都未回，繼續前行，走到馬車邊上準備登車。

「小姐，主子將您安頓在這裡，又怎好繼續住在外面？主子最近忙碌，若知道小姐未曾住進來，定要擔憂。」侍衛擋在前面，語氣平靜，但眉眼明顯帶著不悅，往苗嬈嬈和金珠那兒掃視，似有警告的意思。

馮亦妍既然指望梁瀚與庇佑，當然不會真的離開，也就是回擊一下這個故意刁難的嬈嬈，讓她明白自己可不是能任人拿捏的。

如此她亦抬眼看了看嬈嬈，方問：「卻不知這位是何人，昨日兄長未曾與我細說。」

「是從前伺候主子的苗嬈嬈。」侍衛簡單的解釋，「主子怕伺候您的人不夠，特命苗嬈嬈與金珠過來伺候。」

馮亦妍這才點點頭，與春桃一起走到門口，停頓一下方說：「妳是金珠？把我的行囊拿進去吧。」

這次春桃總算沒那麼呆，直接將手中的包袱遞給金珠，還把岑哥的那份也拿過來，都給金珠拿著。

金珠委屈的眼睛全紅，可憐兮兮看向苗嬾嬾，但苗嬾嬾連一個眼神都沒給，她只能忍受著背著大小兩個包袱進去了。

雖說院子不大，但只有馮亦妍一個主子，住起來也是寬敞舒適的，而且院子裡東西一應俱全，並不需要添置什麼。近身伺候的是苗嬾嬾與金珠，馮亦妍不喜歡她二人，因此收拾整理都只讓春桃與岑嫂來做。

等收拾好了，馮亦妍讓岑哥進來，拿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，又遞上二十兩的碎銀子，「明日你們便啟程回去，路上也莫要苛待自己。這五十兩交給你父親，家裡的宅院莊子守得住便守，守不住切莫衝動，你們一家子好好的比什麼都要緊，知道嗎？」

岑哥跪在地上，憂心不已，「小姐，出門前爹同我說，務必要護得小姐平安，京城人生地不熟，小姐與春桃兩個留在這裡……」

「就是，小姐，我瞧那什麼苗嬾嬾與金珠也不是好相與的，春桃性子軟，一準被欺負了去。」岑嫂拿著針線，還在匆忙替馮亦妍縫製裡衣。

馮亦妍示意她停下，又說：「有你們姑爺在，害怕什麼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馮亦妍握住岑嫂的手，「我恐怕一時半會回不去，可是爹娘的供奉祭奠都不能少，只能拜託岑伯，請他萬萬莫要忘記。」

岑哥岑嫂一起跪下應聲，「小姐放心，我們省得。往後還請小姐珍重，若有什麼事情一定要書信回來，我們會來接小姐回家的。」

回家……她什麼時候才能回家？馮亦妍強忍著眼中的淚，示意他們退下。

一夜無事，梁瀚與也沒有過來。

許是頭一日的下馬威沒震懾到馮亦妍，苗嬾嬾與金珠壓根沒過來伺候的意思，晚上用膳用水都是春桃去尋人問的。

等第二日送走了岑哥岑嫂，馮亦妍上街買了點要用的東西，尤其是她愛畫畫，買了畫紙與筆歸府，這才又見著苗嬾嬾。

苗嬾嬾看了眼春桃手中的物件，讓金珠幫忙收起來，她則跟著伺候馮亦妍換了衣衫，「馮小姐可要用消暑的冰飲？」

「不必。」馮亦妍雖不明白這苗嬾嬾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突然這般示好，但她本著言多必失的道理沒有多說，更沒有試探苗嬾嬾的意思。

「是要歇息了嗎？奴婢伺候您。」

馮亦妍依舊淡淡擺手，「我們那兒沒這麼多講究，這些事我習慣親力親為。」

苗嬾嬾卻道：「從前是從前，這是在京城，總歸不一樣。」

「有何不一樣？難道貼身事務嬾嬾會拿出去說嘴？」馮亦妍涼涼瞥她一眼。

苗嬾嬾連道不敢，又說：「既然世子命奴婢來伺候馮小姐，奴婢便該好生教養，若未能教養好才是奴婢的失職。」

教養？立規矩才是真的吧。

馮亦妍擺擺手，「我今日逛了這樣久，乏了，妳先出去吧。」

苗嬾嬾站了片刻，轉身出去。

一直到用晚膳的時候，她又出現了，膳食倒是豐盛，但只要馮亦妍對哪道菜感興趣，要多吃兩口，苗嬾嬾的臉兒就拉長了。

「馮小姐，世家小姐用膳需得品類多而量少，絕不可有飲食失調的行徑。」

馮亦妍忍著氣吃到一半，苗嬾嬾卻又揚揚手，讓春桃與金珠過來。「金珠將膳食撤下，春桃伺候小姐洗漱。」

「不是，我還未吃完啊。」馮亦妍拿著筷子，不許金珠撤掉碗碟。

苗嬾嬾好脾氣的微笑，「馮小姐不知，世家小姐用膳，尤其是晚膳絕不能太過，只吃三分飽足矣。」

「三分飽？這是要餓死人嗎？」馮亦妍本就是個脾氣暴躁的，這下再也忍不住，

「苗嬾嬾，既然梁瀚與讓妳們來伺候我，我便有話要說了。這是我的地盤，我想吃多少是我的事情，想怎麼做也是我的事情，容不得妳來置喙，妳跟金珠都出去，春桃陪我吃飯！」

苗嬾嬾不為所動，眼中閃過一絲光，「馮小姐恐怕不知，要想在京城這樣的地方立足，可不能想怎麼樣就怎麼樣。譬如……康郡王府的安豐郡主，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皆有定數。」

她認真看著馮亦妍，見馮亦妍果真沉默下來，她挑眉，認為自己已經洞悉一切。

「當然了，馮小姐自是不夠格與安豐郡主相提並論，這姊妹恐也是做不成的。但到底是世子的義妹，又豈能做出不妥之舉，給世子丟了顏面？」

苗嬾嬾的聲音輕慢沉穩，膳堂裡還有回聲。馮亦妍手中的筷子尚未放下，抬眸看著苗嬾嬾，倒是瞧不出喜怒。

良久，馮亦妍再次將筷子擱下，不輕不重，碰著瓷碗後發出清脆的撞擊聲。

苗嬾嬾的眉頭便又皺起來，這於貴女的教養自是不符合的。

「嬾嬾不愧是侯府的奴僕，不論思想還是舉動都非一般人能比擬。」馮亦妍靠在椅背上，調整了個舒服的姿勢，似笑非笑的勾了勾唇。

其實她拿不准這位苗嬾嬾到底是什麼意思，是梁瀚與為了報從前被欺凌的仇特意送這麼個嬾嬾來膈應她，還是這個嬾嬾自作主張？

不管哪一樣，馮亦妍可以確定，梁瀚與目前對她的照拂基本上是基於對爹爹的感恩，而非是她本人。

反正過不了多久她就會離開，但即便是小住，也斷沒有一味委屈自己的道理。

而苗嬾嬾一時間愣住了，不知道馮亦妍到底是不是真心誇讚，不過下一刻她便笑起來，一個鄉下來的丫頭，即便手中有幾個銀錢也沒什麼底蘊氣質，何須懼她？

「小姐謬讚，奴婢是侯府家生子，見識自是比旁人多些。」

「所以，侯府的規矩便是這般，家生子便可以挑揀伺候之人？」馮亦妍臉上沒有半分厲色，話語也十分溫和，「好似也不對，聽嬾嬾的語氣，對那什麼郡主十分仰慕，好似只有她配做妳的主子，可若當真能挑揀，嬾嬾也不會被送到這裡來伺候我吧？」

苗嬾嬾驚訝的張開嘴巴，一時半會竟沒能反應過來。

馮亦妍已經起身了，「我乏了，金珠喚人擔水，我要洗漱歇息。」

「啊？是。」許是剛剛被震懾過，金珠這次沒有看苗嬾嬾的眼色行事，匆匆跑出去喚人了。

如此過了兩日，馮亦妍過得還算安穩，經歷過上一世的痛苦，她早就沒有從前那樣的物慾，不喜穿戴，只是吃食上有些許講究。但梁瀚與應該是早就吩咐過，每日的吃食都是按著她的喜好送過來。

除此之外，馮亦妍早晚出門走一走，白日無事作畫繡花，倒也快活——只要忽略總是拉長臉在身邊礙眼的苗嬾嬾。

苗嬾嬾消停不過兩天，又拿著侯府的規矩到馮亦妍面前說事，「這衣食住行、吃穿用度皆有定數，馮小姐初來乍到不識規矩是正常，但總不能長久都這樣吧？奴婢以為小姐應當從行走與行禮開始學習，往後每日……」

「苗嬾嬾是太閒了嗎？」馮亦妍毫不猶豫打斷，「若是太閒了就去幫我分分絲線，我想要繡製繡屏！」

苗嬾嬾眼睛都要瞪出來了，「可是小姐，您若想要在京城立足，勢必得要……」

「誰說我要在京城立足了？」馮亦妍不耐煩擺手，「妳這老嬾嬾怎的恁多事？世子讓妳來伺候我，不是讓妳來管束我的，從現在起沒有我的吩咐，妳不必到跟前來伺候。」

苗嬾嬾好歹也是府裡的老人，又是看著梁瀚與長大的，便是在侯府的主子面前也有兩分薄面，沒想到眼前這女人竟半絲顏面都不給她。

夏日午時天熱，馮亦妍也不管她，飲了消暑的飲品自去屋裡歇著，卻有些輾轉反側，索性讓春桃過來一邊打扇一邊說悄悄話。

「也不知梁瀚與什麼時候才送我走，我這總是見不著他的人，心裡也有些慌。」春桃小心翼翼問：「姑娘，您真的要瞞住有孕之事？」

「自是如此，所以我不喜歡苗嬾嬾在跟前。我聽聞有經驗的嬾嬾能從婦人走路的形態看出懷孕與否，這幾日我憋得慌，生怕被看出來。而且夏季衣衫單薄，只要顯懷，必定能被看出來。」

「那……那可如何是好？」

馮亦妍皺著眉發愣，快要三個月了，她現在都忍著不敢吃飽，又怕吃少了對孩子不好。即便如此這肚子也一天一天長大，只怕過了三個月就會長得更快了！

「束腹？」

春桃連忙問：「會不會對孩子不好？」

馮亦妍解釋，「我先前看書上說，若從胎兒尚小時束腹，一直下去就會顯得比正常懷孕要小，但也不會傷及胎兒，只是不能一日束腹一日不束。」

「金珠，今日帶著她倆將這些器皿都洗乾淨！」外面傳來苗嬾嬾的呼喝聲。

馮亦妍與春桃兩個立刻閉了嘴，緊跟著就聽到外面的腳步聲來來去去，有些粗重，

像是在搬東西，然後是水聲與清洗聲，還有女人交談的聲音，便是金珠與兩個粗使婆子。

春桃氣得不行，推開窗戶道：「現下是午歇，姑娘要歇覺，妳們作何到這裡來吵？」

「春桃，妳這是什麼話？這些活計總是要做的，日頭這樣毒辣，不在陰涼處洗難道叫她們去太陽底下做活嗎？」苗嬾嬾扭著腰挑著眉，坐在廊下翹著腳，還拿個蒲扇一搖一搖的，很是快活。

春桃更氣了，剛要分辯，卻聽得馮亦妍喚她，她只好憤憤將窗戶關上，去到床邊繼續給馮亦妍打扇，氣鼓鼓地道：「姑娘何必縱著那老妖婆。」

馮亦妍搖搖頭，「妳再說下去，她得說我們心狠，要僕從去日頭底下洗用具。」

好不容易等金珠她們洗完了，苗嬾嬾又讓她們坐在樹下分絲線，還說是馮小姐安排的活計，等著要做繡活呢。

春桃隔著窗戶瞧一眼，又氣得牙癢癢，「姑娘，這叫什麼話？您才做多少的繡活啊，需得她們這樣多的人分？苗嬾嬾分明是故意的，她們一邊分一邊說話，叫姑娘歇不成覺。」

「是啊……」馮亦妍也是頭大，「他什麼時候來，我又什麼時候可以走呢？」

梁瀚與這晚可算是來了。

馮亦妍出來的時候，見苗嬾嬾正低眉順眼站在他身邊，眼角還染了紅，彷彿受了多大的委屈一般。

這嬾嬾竟然還來了個惡人先告狀？

聽得門邊的動靜，梁瀚與抬頭看過來，眉眼淡淡中帶著疏離，嘴上卻道：「她不必學規矩，我既讓妳伺候她，妳聽她的便好。」

許是沒想到一向重規矩的梁瀚與會這麼說，苗嬾嬾愣了愣，訥訥道：「可是世子爺，她……」

「還有何不妥？」

苗嬾嬾深吸一口氣，搖頭低聲道：「奴婢去備茶水。」

「嗯。」梁瀚與示意馮亦妍過來坐好，「可還住得慣？僕從夠用嗎？」

聲音一如既往的溫和，雖然是問，語氣卻帶著毋庸置疑，他從前在臨河城也是這樣。恍惚中馮亦妍還以為坐在她對面的是徐安尋。

可他已經不是徐安尋了。

馮亦妍也不明白為何心中空落落的，她盡量讓自己平靜下來，「挺好的，我什麼時候可以走？」

「如今天熱，奔波不便……」

「沒有什麼不便的。」馮亦妍連忙打斷，見梁瀚與詫異看過來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，

「我是想早點去早點適應。我手頭還有些銀錢，可以自己買宅院僕從，倒也不必讓……兄長你破費，就是怕孤身在外無人庇佑，徒增麻煩事。」

梁瀚與頷首，「近日忙碌，總歸得要我得閒才好安排。」

馮亦妍很想說，不必你得閒，只用寫封書信，隨便指派兩個人送她過去就行，但

到底怕梁瀚與瞧出端倪，只好生生忍著，又問：「兄長打算將我安置去何處？」

「渠州，在江南一帶。」

馮亦妍不知渠州在哪裡，但知道江南，從前便聽人說江南氣候宜人，很適合休養，她還曾感歎若是能搬去江南該有多好。

她不過是隨口說說，沒想到梁瀚與記住了……馮亦妍臉微微紅，心中也有隱隱的開懷。

梁瀚與隨意又問了幾句，並去她的臥房瞧了瞧，裡頭有幾幅畫與繡了一半的繡品。他拿起畫來看，隨手指著桃花樹下的美人，「人面桃花，花既紅，人便可以更素些。」

畫面上的美人的確太過濃烈了，馮亦妍取了筆沾水，將美人的紅衣暈開些，卻暈染得不夠好，她訕笑，「回頭再做一幅。」

梁瀚與也笑起來，「我有幾冊畫師名畫，回頭得空了給妳帶過來。」

馮亦妍點點頭，兩人倒是難得的平和，他沒有緊鎖的眉頭，她亦未有乖張的言語。兩人靠得緊，梁瀚與身量高，這樣垂眸只見馮亦妍左手扯著右手的廣袖以方便作畫，手臂壓在胸前，卻有小片的白皙露出來。

梁瀚與連忙轉頭看向別處，不知怎的竟覺得口乾舌燥。她向來任性，在屋內衣衫輕薄是常有的事情，他雖與她不睦，卻也不是未曾看過，許是太久未見，她似乎……豐腴了些？

不敢再想，梁瀚與手抵著唇輕咳，「妳……妳比從前素淨許多。」

愛俏的少女如今竟這般清減，的確有些奇怪，馮亦妍拿出早已想好的說辭，「京城裡也無認得的人，門都出得少，也不必費那些閒心收拾打扮。」

梁瀚與點點頭，因為還有公事在身，沒一會兒就走了。

馮亦妍長長的吁了口氣，低聲問春桃，「方才他是不是在看我？可曾瞧出端倪？」

「姑爺好似……」春桃目光定在小姐胸前。

馮亦妍面色大變，「休要胡言！」

春桃連聲告罪，繼續說：「方才世子爺一直在看畫，也就在姑娘您身上掃了眼，是以注意到您穿得素淨，若發覺有異定會多多瞧看，可世子並未多看。」

馮亦妍掐了掐自己的腰身，無奈歎了口氣，「這幾日辛苦妳，趕著替我做兩身衣裳，腰身這裡略略放些，但不可太明顯。外衫做兩件輕薄的，穿起來便不顯，這束腹是一定要的，得虧今日束腹了，不然他說不準能瞧出來。」

春桃連連點頭，服侍馮亦妍洗漱後替她解了束腹。

「春桃，妳摸摸，這肚子可有變化？」

春桃摸了半天也摸不出來，「姑娘，您這才將將三個月，也未顯懷，總歸要顯懷了才能看得出吧。」

春桃未經人事，哪裡懂這些，而馮亦妍雖然經歷過一世，但前世有嬾嬾丫鬟伺候，她又稀裡糊塗，只記得懷孕期間十分難受，哪裡記得中間的細節？

「不行，過兩日我們去尋個醫館探探脈。」馮亦妍下了決定。

前世馮德坤那一家子豺狼在旁，她身邊也只有春桃一個真心的丫鬟，那些難防的

暗箭她連躲都不曉得躲，煜兒仍舊平安誕生，這一世她細心呵護，是迫不得已才要暫且委屈煜兒的，一定不會有事。

春桃聽得外頭沒有聲響，姑娘還未歇著，那老貨估摸著早就歇了。

想到這裡就生氣，她又壓低聲音問：「方才世子爺來，姑娘怎麼不告狀？苗嬾嬾實在是太可惡了。」

「反正馬上要走了，世子也發了話讓她聽我的，有什麼事情且忍忍吧。」

第二日醒來，馮亦妍身邊伺候的卻不是春桃，而是金珠。

「小姐，春桃要做衣裳，說是不大會，讓苗嬾嬾教她。」金珠邊服侍她洗漱邊解釋。

馮亦妍覺得詫異，不該先照料她再去嗎？但想來春桃也著急，生怕她這肚子一日日變大掩藏不住，於是她便也不再說什麼。

索性金珠還算是得用，相處了這陣子也知道她的脾性，亦不敢再與她對著來。

到中午的時候春桃才跟著苗嬾嬾進來，眼下有些烏青與憔悴。

「春桃，妳昨夜未曾歇好？」

春桃連忙笑，「不礙事，姑娘，我……奴婢服侍您用膳。」

馮亦妍覺得有些奇怪，但還沒想出個所以然，目光落在膳食上就是一愣。

她來小院住了七八日，膳食都是豐盛合口味的，每一頓最少也有十來道菜，可今日竟然只有兩道，一道茄子，一道蛋羹。

她不由得抬起頭，蹙眉問：「今日就吃這些？」

苗嬾嬾皮笑肉不笑道：「小姐不知，京城的物價與鄉下地方可不能相較，這花銷太大，長此以往誰能受得住？」

這叫什麼話？難道住在這裡連吃食也得省之又省？

馮亦妍並未多說，用過膳帶著春桃進去休息，從匣子裡取了十兩銀子遞給她，「我今日想吃蝦餃，去買些回來，多買些，妳同我一起吃。」

「姑娘，苗嬾嬾見著會不會不喜啊？」春桃有些擔憂。

「我是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宅子是梁瀚與的，他不欠我什麼，而且我也不是沒錢，沒必要為這些事情鬧，只是這陣子要辛苦妳了。」

春桃連忙搖頭，「替姑娘辦事，奴婢怎會覺得辛苦？更何況便是姑娘不吃，肚子裡的小少爺也是要吃的。」

馮亦妍總算是知道哪裡不對了，她伸手在春桃額頭探了探，「自稱奴婢？妳病了？好端端的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沒事……就是覺得，既然在京城，還是懂點規矩的好。」

馮亦妍噗嗤笑出了聲，「在我面前哪需要懂什麼規矩，往後可不許這樣了，快去吧。」

宅院離市集不遠，春桃跑得快，很快就回來了。

馮亦妍打開食盒，她午膳根本沒吃飽，飢餓之下覺得這家的蝦餃格外好吃，一邊

吃一邊往春桃嘴裡也塞了一個。

春桃有些遲疑，見馮亦妍兩頰鼓鼓的，還示意她快吃，她也笑起來，一口咬下蝦餃。

已至端午，夏日的午時格外熱，一盒熱騰騰的蝦餃吃完，兩個人都熱得冒汗。

「昨日世子爺命人每日都要送冰過來，奴……我去問問。」春桃說著就出去了。馮亦妍自己掌扇，有一搭沒一搭的搧著，京城的夏季可比臨河城還要熱上許多，若是無冰還真是難捱。

沒一會兒，春桃就氣鼓鼓的回來與馮亦妍道：「姑娘，苗嬪嬪說什麼冰價不便宜，現在尚未到盛夏，無須用冰。」

馮亦妍頓了頓道：「回頭去買些驅蟲的香，將窗戶打開，妳與我同睡吧，好在我房裡還算是涼爽。」

午歇醒過來，馮亦妍照例畫畫，想著昨日梁瀚與的話，她又作了一幅美人圖，但並非桃花美人，而是美人靠在榻上拿著團扇睡覺，不足一個時辰便完成。

馮亦妍滿意的點點頭，自去洗了筆墨，將畫放到一邊晾乾。

晚膳用得早，一道肉末蛋羹一道炒青菜，倒是清爽不油膩，馮亦妍中午加餐過，用這麼些便也覺得夠了。

在院子裡消消食，回來無事，乾脆讓春桃掌燈，她要繼續繡製繡屏。

「姑娘，苗嬪嬪只給一根燭，我問她要，她便說需得節省，讓姑娘早點歇息，一根燭盡夠了。」

馮亦妍都被氣笑了，「一根燭？我從前在臨河城，哪一夜不用上四五根？而且我要刺繡，若光亮不足豈不是傷眼睛？」

說是這樣說，她也不想去找苗嬪嬪麻煩，只好將東西收起來，「罷了，回頭再繡吧。」